

圖一 叔虞鼎 高27公分，口徑長18.5公分，口徑寬16.5公分 山西晉侯114號墓地出土

周之蕃屏

考古所見西周時期的晉、楊、霍諸封國

吉琨璋

《左傳·定公四年》載：「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雖只寥寥數百言，這是我們見到的有關周初大分封的比較詳細的敘述，也是當時中國治國理念、政治綱要、實施方案、具體構架的真實寫照。

《國語·鄭語》載，周幽王八年（西元前七七四），周太史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

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郟、莒，是非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

其實，上述一席話，已經為我們勾勒出西周晚期中國的政治版圖，其中，「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之國正是周王室在各個方位的「蕃屏」，在山西西南部，晉、楊、霍正是擔負著這樣的重要角色。

晉國簡史

說來有意思，晉國這樣一個春秋全盛時期扼黃河中游、地土面積佔有今天的山西全部，河北、山東、河南、陝西部分的大國，他的創始者和立國卻緣起於一個偉人的夢和兩個孩提間的遊戲。

這個偉人就是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史詩般傳奇色彩的人物周武王，《左傳·昭公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

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史記·晉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予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圖一）

這就是流傳很廣婦孺皆知的「叔虞封唐」與「桐葉封弟」的故事，有學者對這些故事的真實性提出疑惑，我倒覺得，晉國確實存在，而且半個世紀以來的考古成果實實在在說明西周時期的晉國就在今天的山西西南部一帶，如此，故事的真實與否倒顯得並不太重要了，相反，為晉國的產生披上一層「晉乃天授」朦朧的面紗不更顯出歷史的魅力嗎？

唐是晉國的始封地，在哪里呢？司馬遷曰「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太史公在這裡和大家開了個玩笑，語焉詳又不詳，說詳，倒是挺具體，在「河汾之東」，說是不詳，又「方百里」，到哪里去找呢？我們也不能太苛求太史公，畢竟太史公所在的西漢距周初也近千年，東漢時期鄭玄之《詩譜·唐譜》稱「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父改為晉侯。」，但鄭玄以為叔虞之封在晉陽亦即太原一帶，這樣的觀點一直影響到後來，以致於在唐

宋的時候，在晉陽還專門修了一座祭祀唐叔虞的晉祠。

幸好現代田野考古學的發展，大量的考古材料湧現以及年代框架的建立，考古學家對文獻的梳理和對出土材料的分析，撥雲見日，雖然不能還給出明確的唐之準確位置，但是可以確定一個基本的方位和範圍，「叔虞所封的唐不僅與『夏墟』有關，也與『堯墟』有關，：『夏墟』或指作為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分佈範圍看待，『堯墟』或亦可作可能是堯文化的陶寺類型龍山文化的分佈範圍看待」（註二）

分封是授土授民，叔虞被封之時不僅得到「大路，密須之鼓，闕鞞、沽洗，懷姓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還被諄諄告誡「命以《唐誥》，啓以夏正，疆以戎索。」這說明了叔虞就封時當地的土著民的情況，近些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晉南絳縣橫水 and 翼城大河口相繼發掘了西周時期的柶國、霸國墓地，其葬俗表現出很強的特殊性，諸如墓葬均以東西向為主、柶國墓地男性多俯身葬、均大量使用





圖四 豬尊 高22.2公分，長39公分 山西晉侯113號侯變父夫人墓出土



圖三 鳥尊 高39公分，殘長30.5公分，寬17.5公分 山西晉侯114號晉侯變父墓出土



圖二 八十年代曲村現場圖 作者提供

秋早期

既然曲村—天馬遺址是都城所在地，而在這裏又發現了變父夫婦的一組墓葬，並且為晉侯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組（圖三、圖四），那麼，它作為都城最晚當始於變父時期，是否會進一步是叔虞所封之唐呢？我們認為可能性不大，迄今為止，我們並沒有在該遺址發現商代晚期和周初的遺存，這就很難說該遺址和唐能拉上關

遺址位於曲沃縣東北與翼城交界處，分佈在曲村、天馬、北趙、三張四個自然村及村子之間的一大片廣闊的地帶，東西三〇〇米，南北二八〇〇米，面積大約十一平方公里。遺址規模宏大，延續的時間較長，以西周至戰國文化遺存最為豐富。在遺址內有埋葬晉國西周時期九位國君的墓地，有普通貴族和平民的墓地，還有生活居住遺址、戰國城址和祭祀遺址等。遺址的內涵表明，這裏在西周初期就興起，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是鼎盛時期，春秋以降，逐漸衰落。學術界認為這裏是晉國西周時期的都城所在地，始於西周早期的變父，終於春秋早期

村遺址以外的地方尋找。

新發現的〈堯公簋〉也從另一個角度解決了這個問題。（圖五）簋銘中的唐伯應該就是變父，變父受王命而「侯于晉」，諸學者就此已經做了充分討論，變父所居晉國都邑晉並不是叔虞初封之唐舊地，而是新遷之都。（註三）

像其他諸侯國一樣，晉在周王室北面形成的一道屏障，擔負起「蕃屏」的責任，不僅統領內部的「懷姓九宗」，鎮撫附庸，抗擊戎狄，還要勤於王事，隨周王出征，必要時還要「勤王」。初期的唐公就「膺受大命，左右武王」；變父會與其他諸侯俱事康王；文侯會輔佐平王完成東遷壯舉。

晉侯墓地晉獻侯墓出土的〈晉侯蘇鐘〉就具體記述了晉侯蘇（晉獻侯）隨周天子對東方的一次戰役經過（圖六），全文三五五字，記事詳細，彌補了史料的闕遺。該墓附葬的車馬坑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西周時期最大的一座車馬坑（圖七），陪葬車輛

殉人和腰坑，銅器人名多有日名現象等，表現出的考古學文化明顯不同於晉人的周文化，正是當地土著民的寫照。出土的金文也反映了這兩個部族或小國與周王室及諸侯國的關係。我們認為這兩個墓地所在位置應該就在晉的疆域之內，它們是受晉國管理的小國或部族，為晉之附庸，晉國的統治者對他們採取相對寬鬆的政策，晉為區域內盟主，他們接受晉監管，但有相對的獨立空間和自由；在禮制方面，使用和晉國相同的禮制；可以保持自己傳統的風俗；可以有一定的外交權利諸如和周王室大臣、諸侯國聯姻，領地有相對的獨立性，晉國不予干涉；他們的首腦甚至可以在晉國擔任高級職務，分享一定的權利，如《左傳·隱公元年》中提到的「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其中的九宗五正可能就是這樣的角色（註二）。

叔虞子變父改國號為晉，晉由此始！考「晉」之由來，或以為晉之地名固已有之，變父遷往此地，就以之為國號；或以為是因堯墟南有晉水而

得名；或以為是叔虞到了封地後，勤於治理，得「異畝同穎」，向周王室晉獻嘉禾，因為晉；或以《說文》論之，「晉，進也，日出萬物進」；或以字形論之，其上為矢，下為箝，整體為箭入（或出）囊形也，等等吧，不一而足，無論何由何據何論，最終的結果是確立「晉」為國號，並在以後的幾百年享譽華夏，值得關注的倒是變父究竟是單純的更改國號呢，還是既改國號又遷都？

筆者認為變父不僅改了國號，並且把都城遷到了今天的曲沃、翼城交界的曲村一帶，這就是曲村—天馬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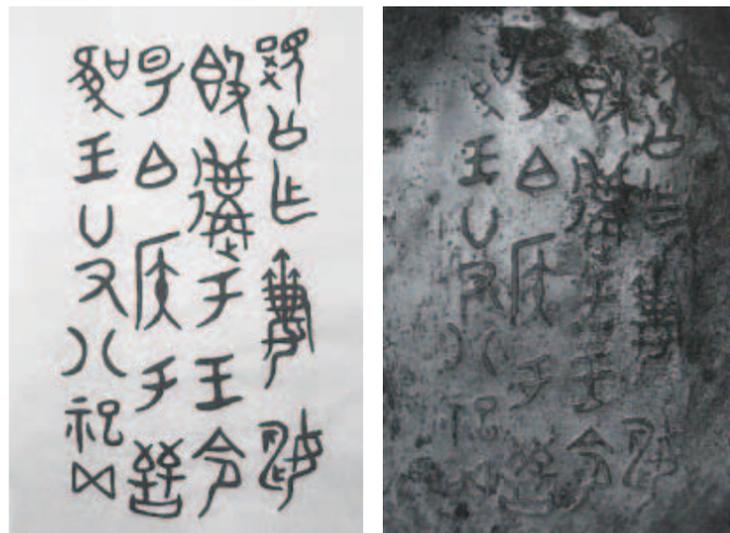
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曲沃與翼城交界處的曲村、天馬一帶的古文化遺存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濃厚興趣（圖二），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北京大學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對這一帶為中心的區域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確定了以曲村—天馬遺址為重心的工作方向，經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至今的多次大規模發掘，基本摸清了遺址的性質和文化內涵。



圖六 晉侯蘇編鐘 上海博物館藏



圖七 晉獻侯墓所附葬1號車馬坑全景 作者攝影



圖五 堯公壺及銘文照片和摹本 作者提供
釋文：堯公作妻姚壺，適于王命唐伯侯于晉，唯王廿又八祀。

達四十八輛之多，默默的敘述著這位晉侯的文治武功。也為我們展示了西周的車馬戰陣的風采。

楊國梗概

楊國也是「周之蕃屏」之一。近些年，隨著地下考古資料的不斷出現，撲朔迷離的楊國逐漸浮出水面。

我們不妨先對有關楊國的文獻資料稍作梳理。

- 其一，《國語·鄭語》（西元前七七四年）「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
- 其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西元前五四四年）「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

其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楊氏出於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為楊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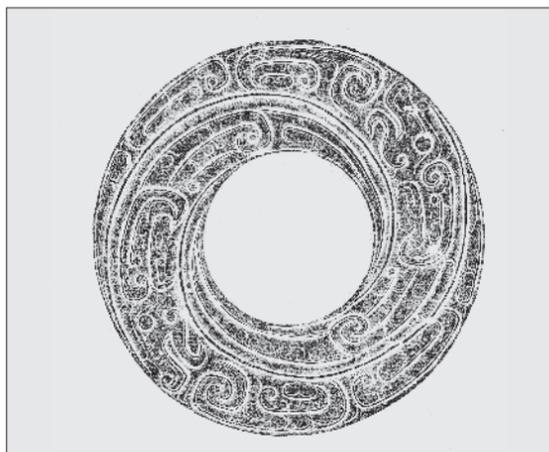
前兩條先秦文獻表明，至少在西周晚期，在山西南部有一個姬姓楊國。漢以後的文獻所據不詳，但所記述的楊國竟然和後來出土的考古材料相互印證！

考古出土資料也有幾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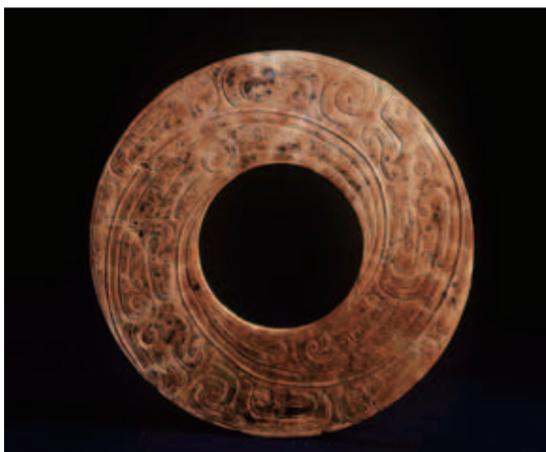
其一，曲村—天馬遺址晉侯墓地晉穆侯邦父第二任夫人墓六十三號墓出土一對銅壺（圖八），在壺蓋和口部內壁均有相同的銘文：「楊姑作羞體壺永寶用」。

其二，二〇〇三年一月十九日，陝西郿縣是幾位農民在挖土中發現一個西周的銅器窖藏，出土二十七件銅器，其中，四十二年《速鼎》銘文中，有「餘肇建長父侯于楊」一句。

其三，一九九六年春天，洪洞博物館曾在永凝堡徵集到一件《帶蓋雙耳圈足簋》，該器整體球形，蓋上有喇叭狀抓手，附耳帶珥，三獸首足，蓋、腹飾瓦梭紋和竊曲紋，與晉侯九十三號墓、六十四號墓出土的



圖九 龍紋玉璧及拓片 直徑15.6，孔徑6.8公分 山西晉侯63號晉穆侯夫人墓出土



圖八 楊姑壺 高35.8，口徑12.4公分 山西晉侯63號晉穆侯夫人墓出土
釋文：楊姑作壺壺永寶用。



蓋銘



〈簋〉及〈散車父簋〉、〈梁其簋〉等器具有相同特徵，蓋和內底均有銘文：「嚴尙父作寶簋其萬年子孫永用」。時代當在西周晚期。

關於楊姑身分的討論比較多一些，形成了關於做器者楊姑身分的兩派意見，部分學者認為楊姑是姑姓楊國之女，同時也是六十三號墓的墓主人，而另一部分學者則主張楊姑是某位嫁到楊國的姑姓女子，其所做器因

某種原因而隨葬於晉侯六十三號墓，但楊姑並非該墓的墓主。（註四）我們覺得後一種意見更合理一些。此外晉侯六十三號墓出土了大量精彩的玉器，也透露出墓主人特殊的身分。

（圖九）

四十二年〈速鼎〉形制明顯為西周晚期特徵，孫慶偉在討論楊姑和楊國的問題時，曾經推測楊國的始封當在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與千畝之戰以後。董珊博士考證銘文中，有「餘肇建長父侯于楊」一句，正可以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相印證，由此論定楊國的始封在宣王四十二年，即西元前七八六年。

永凝堡考古發掘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洪洞東北方向約六公里處的永凝堡、坊堆一帶，發現一處西周時期墓地。此地東與霍山相望，西臨汾河平川。墓地陸續出土了一些陶器、青銅禮器、車馬器和卜骨，有的卜骨上還有字。時代為西周，有早有晚。

八十年代，考古學家們對永凝

鼎，但出土鐘磬類的樂器卻值得關注。所以，我們認為，以前的發掘僅是墓地的一部分，也許真正的大型墓葬還沒有挖到，聯繫到這裏存在大的遺址，曾經出土卜骨，我們有理由認為，這裏應該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政體，亦即封國，並且有過都城。

那麼，在時空上應該與史載的哪個封國吻合呢？

毫無疑問，出土於永凝堡墓地的尙父簋，可以明確的傳達給我們一個資訊，即在西元前七八六年後，這裏是周宣王所封的姬姓楊國。但是，永凝堡墓地顯示的卻是最晚從西周早期這裏就存在一支以周文化系統為主的考古學文化，其中還存在一定的土著因素，而尙父封楊是西周晚期的事了，這是否還暗含著其他封國呢，聯繫到西周時期的霍國至今還沒浮出水面，劉緒先生指出「（永凝堡墓地）西周三鼎墓的存在和有字卜骨的發現說明本遺址在西周時期並非一般村落，居址中一定有與墓主及有字卜骨使用者身份相符的遺存。……是否與霍、楊有關，確實值得注意。」（註

堡進行了正式發掘，鑽探面積一萬三千平方米，發現灰坑二十座，墓葬五十六座。清理其中的二十二座。永凝堡墓地和遺址文化特徵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墓地時代從西周早期延續到晚。

其二，墓地主要表現出周文化特色。二十二座西周墓葬中九座出土有銅禮器，大部分出土有陶器，銅器與陝西地區西周銅器區別不大，陶器均為聯襠鬲，大致與豐鎬地區墓葬陶器相似，但個別墓表現出不同於宗周色彩的文化因素。

其三，僅見到中型墓和小型墓葬，沒有見到大型墓葬，墓葬規模似乎愈晚愈趨於大。

其四，用鼎制度。最高級別墓葬見於三鼎。

永凝堡墓地與曲村—天馬遺址直線距離約六十公里，對比二者，我們認為永凝堡墓地顯然不是晉國範圍內墓地，但與晉國同屬周文化，在禮制方面應該有著相同的習俗。

永凝堡墓地最高級別墓葬是三

五 確有見地。

小結

以上簡單介紹晉、楊、霍等西周封國，對待對西周歷史研究有所挹注，也期待讀者有所收穫。

作者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註釋

1. 李伯謙，〈堯公簋與晉國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的再認識〉，《中原文物》二〇〇九年第一期。
2. 古琨璋，〈西周時期的晉國政治格局——從晉、邰、霸說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華誕論文集，待刊。
3. 朱鳳瀚，〈堯公簋與唐伯侯于晉〉，《考古》二〇〇七年第三期；李學勤，〈論堯公簋年代及相關問題〉，《夏商周斷代工程簡報》第一六三期，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伯謙，〈堯公簋與晉國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的再認識〉，《中原文物》二〇〇九年第一期。
4. 兩派意見：李學勤、王光堯、李伯謙和馮時等學者先後著文指出楊姑是姑姓楊國之女，同時也是六十三號墓的墓主人，而王人聰、陳聚、孫慶偉等先生則主張楊姑是某位嫁到楊國的姑姓女子，其所做器因某種原因而隨葬於晉侯六十三號墓地，但楊姑並非該墓的墓主。
5. 劉緒，《晉文化》，二〇世紀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